

國學叢編

第一期第五冊  
二十一年三月

國學叢編第五冊目錄

漢儒識古文考上

章炳麟

新出偽熹平石經尚書殘碑疏證

吳承仕

漢西鄉侯兄張君殘碑跋

楊樹達

以上單篇

尚書傳王孔異同考續前

吳承仕

三禮學制鄭義述續前

高步瀛

廣方言續前

周兆沅

釋字通續前

周叔迦

以上專著

國學叢編

目錄

一

北平中國大學

緄齋讀書記續前

吳承仕

以上筆記

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

章炳麟

三界重建水閣記

章炳麟

獲鹿張君墓表

高步瀛

秋興賦

駱鴻凱

詩若干首

以上文錄

許桂林許氏說音續前

朱駿聲臨嘯閣筆記續前

以上遺著

國學叢編



目錄

一一

北平中國大學

世疑漢儒識古文與今人釋銅器款識者無異。此未識古今之變也。款識之學始宋時楊南仲劉原父。歐陽氏集古錄用之。楊劉二子非有所從受也。直臆決之耳。秦盃和鐘不顯皇且受天命。龜又下國。龜從穴從縮文。此龜字也。周禮故書以龜爲造。廣雅釋詁造始也。然則龜又下國者。始有下國云爾。而南仲說爲奄字。疑敦之。本說文鄗字。亦或古文罍有從邑者。而原父說爲鄭字。呂大臨又說爲邢字。古無邢字。中匱之。從弓耳聲。古耳字多作巨。毛公鼎文武耿光耿作耿。可證。乃弭字也。而原父說爲張字。然此乃一器一字之誤耳。其通于諸器者。如敦不知何字也。案其器又與禮圖之敦。而妄說爲敦字。蓋卽說文橫盞字。頁

戴器也。蓋食器可以首戴者。而妄說爲盞字。此之迷誤。亙八百年而莫能理。自楊劉以下。若呂大臨王休王楚薛尙功之徒。轉相承襲。或加穿鑿。皆于字書無徵。近代則阮元龔自珍。大體如此。而吳大澂尤誕妄。觀其所說。有甚于安石字說者矣。聚諸家所詮釋。終之無一器可以卒讀者。持之既無故。言之又不成理。夫漢人豈若是乎。武帝所藏銅器。案刻卽知爲齊桓公物。而太史公十歲卽誦古文。若如今之釋款識者。伏念泱歲。始成釋文。而又彼此互異。交相疵點。然則銅器且不可驟決。而况讀其書邪。蓋漢初以八體試吏。史篇未缺。大篆固易知。而太史掌集遺文古事。又主課八體。故古文則太史氏習之。其可以博訪者。則七畧所謂問諸故老是已。自秦焚書以逮景武間河

閒王魯王廣得古文之時。財七八十年耳。故老者何。當高惠呂后朝。有婁敬叔孫通陸賈。固嘗識古文。其弟子雖不傳古文經。必有傳其字者。其餘郡國不遇之士。以古文轉相傳授。令百家書可得習讀。如賈祛之倫者。蓋什伯于此。景武閒孔安國說古文尙書。桓公說古文禮。逸書多二十四篇。逸禮多三十九篇。此不能以他本對校者。獻王于周官安國于論語亦然。今其存者。唯尙書數篇難讀。周官論語。悉明白如家人言。彼著錄歎識者。曷能若是。是無他。則由先問故老。不決則問太史。非以臆穿鑿故然也。春秋古經及左氏傳十九萬言。張蒼以授賈生。遂爲訓故。計賈生在漢廷得事張蒼。裁一歲所耳。是時公羊未著竹帛。雖經文猶無可對核。而况于傳。一年之中。張蒼爲賈

生說十九萬言。此豈字字講畫之哉。亦通其假借。辨其國邑世系云爾。所以傳授如此其速者。賈生生高帝中。計其父知文字。當在秦焚書以前。其所事吳公。少嘗師事李斯。知文字亦在秦焚書前。是以賈生之于古文。豫有所從受也。若如近代釋歎識者。十九萬言之書。恐說之百年亦不盡。盡矣。其文義尙紛戾難知。安得條達如此邪。亦由文字有定。不以臆穿鑿故也。元朔以後。通一藝以上得補卒史。于是八體試吏之法衰。司馬遷下腐刑。其後太史專主星歷。不與文史之事。而太史可以不誦古文。雖諸故老知古文者。亦漸零落。以盡。獨治古文逸經者。以是傳授。始爲專家之業耳。若然。董仲舒以心持二爲患。淮南王以鉛爲金之公。此皆在武帝初。繆已如是。何也。曰。私智穿

鑿爲之也。自董氏以下。太學博士之于文字。有不如令史者矣。



新出偽熹平石經尚書殘碑兩段

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第一行三十七字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

曰於戲允蠢繇寡哀哉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于冲人不叩

自第二行三十八字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於戲天明第三行三十七字寧王圖事肆予

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天亦惟用第四行三十七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第五行三十三字惟十人迪知上

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

國學叢編

北平中國大學

第六行三十二字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

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第七行三十二字第八行空 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第九行三十八字

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壹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第十行三十七字汝不違惟商 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弘于第十一行二十六字已汝惟小子乃服惟第十二行八字

右十二行為石之一面計三百三十五字其闕泐不全之字則注

於旁以別之下同

我乃卜澗第一行四字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第二行十字惟命曰

汝受 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册第三行十三字

永有辭公曰己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亨亦識其有第四行二十三  
字 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序乃敬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

第五行二  
十四字

敦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第六行二  
十五字

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鑒

我土師工誕保文武受

民亂 第七行二  
十八字

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敦

第八行二  
十九字

蒼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恣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

卣曰明第九行三  
十二字

承序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

第十行三  
十四字

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第十一  
行八字

國學叢編

二

北平中國大學

右十一行爲石之又一面計二百四十字



新出偽熹平石經尙書殘碑疏證

吳承仕

民國二十年某月。洛陽新出熹平石經尙書殘碑一段。表裏兩面。表面十二行。大誥七行。二百四十六字。中空一行。當爲康誥篇題。次康誥四行。八十九字。裏面十一行。洛誥二百四十字。兩面都五百七十五字。自洪氏隸釋所錄。有盤庚高宗彤日牧誓洪範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諸篇。盤庚百七十二字。多方才五字耳。若摹本及近日所發石本少或一二字。多亦不盈三十字。此石所列。幾六百名。文句承接。有在三十字以上者。蓋宋以來所不覩。而於末世得之。苟足保信。則三家之緒。古今文同異之故。可得而說。孫星衍陳喬樞皮錫瑞之所輯錄。中失可得而辨。其有補於經術爲何如邪。然以余觀之。

則此石殆淺人所僞作。藉以欺世牟利者耳。今不指斥。足以疑誤後生。故列其疑事而疏通證明之。若夫方聞成學之士。辨厥真僞。若數一二而別白黑。固不俟余之辭費矣。

見行尙書。僅有僞孔傳本。今欲校計同異。不得不以孔本爲據。隸釋錄尙書十篇。盤庚十九條百七十二字。與孔本異者三十三事。高宗彤日一條十五字。異者一事。牧誓兩條二十四字。異者一事。洪範十二條百八字。異者九事。多方四條四十四字。異者五事。無逸九條百三字。異者十五事。君奭二條十一字。異者一事。多方五字。與孔本同。立政八條五十六字。異者十三事。顧命四條十七字。異者四事。無慮漢石經六七字間。必有一事與孔本異者。以是爲率。則今石本五百

七十五字。宜有異文八十四事。今數之。才及六事。異同多少之數。何懸遠若是邪。或曰。異文多少。不可以比例求。即使一事不異。正足以證今古文之同。不足以證此石之僞。應之曰。謂異文多少之較。其差不閒翹忽。誠不應情實。然大體固不甚相遠也。即如來難所執。不獨不得爲今古文同之證。適足爲作僞之證。何也。夫孔傳古文。梅氏所獻爲隸古定本。訖范寧而改爲今文集注。已非隸古之舊。陸元朗所謂宋齊舊本。徐李所音。所有古字。今亦無幾者。是也。唐天寶間。衛包又悉改爲今字。則更非陸氏所見之舊。其去隸古定本益遠矣。今謂三家之傳。乃下與衛包改字之本相應。有是理乎。今更就其異文計之。大誥。嗚呼。作於戲。康誥。殪戎殷。殪作壹。洛誥。弼丕。丕作不。百辟享。

享作亨。監我士師。工監作鑿。士作土。惇宗大惇。惇皆作敦。止此數事而已。嗚呼之爲於戲。戶知之。今不具論。此外異文。皆略依形聲而稍變之。若盤庚。經。恤民之爲散民。無侮老成人之爲毋翕侮成人。保后胥戚之爲胥高。汝有戕之爲有近。崇降弗祥之爲不永。諸此事類。今悉無有。蓋漢魏舊文。唐人疏義。孔傳沿革之故。近儒輯錄之本。皆非淺人所素習。又他無所據。故依隱衛包改本。且妄易數字以示異。其拙陋如是。斯不學之過也。

近儒考漢石經行數字數者。以今世見行孔本。合隸釋所存殘字計之。盤庚。洪範。君奭等篇。每行在七十三四字間。今以孔書校此石本。每行皆七十四字。然據隸釋所錄。及漢人所述。知三家經本。其文句

增省。必不得與見行孔傳。類若畫一。可斷言也。今石本有大誥康誥洛誥三段。計其殘字及其上下文句。大體與孔本之字數相應。亦非事理所宜有也。

新出石本偽妄之迹。既如上來所論矣。更以今古文義。隨文畧辨如左方。

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第一行以爾庶邦 第四行我友邦君 第三行興我小邦君 第六行降戾于周邦  
康誥第一行男邦采 第二行越厥邦

段玉裁曰。古文尙書邦字。今文尙書皆作國。所引文證見撰異協和萬邦條下皮錫瑞  
王先謙等皆從之。石本邦字七見。皆與孔本同。無一作國者。

又案尙書大傳。金縢次大誥後。清儒治今文者多從之。雖未敢定國學叢編  
五  
北平中國大學

其然否。據此石本。則金縢在大誥前。蓋淺人或未聞大傳義耳。  
王  
害不違卜。第四行王曷其 第五行肆予曷敢

段玉裁曰。害孔傳如字。蔡傳。害曷也。此經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蔡傳最爲得解。須知天寶以前。尙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此篇中曷字皆作害。衛包悉改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王莽大誥曷皆作害。又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無害字。謂今文無害字陳喬樞皮錫瑞王先謙等皆用段說按今文有無害字。今猶不敢質言。段謂此篇曷皆作害。衛包改其五而遺其一。其說至確。石本亦唯此句作害。餘並作曷。正與衛改者同。此非全襲見行孔本之明諛邪。

肆予冲人永思艱

莽誥。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艱。皮錫瑞曰。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予爲冲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爲義。則今文肆予下疑多一爲之。按莽誥多爲字厥字。或增字以足句耳。皮說恐未足恃。

允齎鰥寡

無逸。惠鮮鰥寡。隸釋作矜。疑今文鰥寡皆作矜寡。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莽誥。予遭天役。遺大解難于予身。陸氏釋文引馬云。造。遺也。段玉裁曰。釋文遺字乃遭字之譌。此馬以今文釋古文也。莽誥作遭。今文尙書也。投作解。或投之訓。按造字。今文或作遭。或經本作造。

國學叢編

六

北平中國大學

而師讀爲遭。說皆可通。投解訓義不近。疑今文本不作投。而爲與投形聲相似之字。

寧王惟卜用

皮錫瑞王先謙並據莽誥。謂今文無寧王字。按此亦不敢定。

天棗枕辭 第六行 越天棗枕

段玉裁據漢書孔光傳叙傳及幽通賦李注。謂今文枕當作謀。陳皮王說並同。

其考我民

莽誥。天其累我以民。孫星衍曰。今文考作累。皮王說同按以累訓考。疑師說不同。恐未足爲今文作累之據。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莽誥作予害敢皮錫瑞曰。今文其作敢。王說按皮說似未足據。當

作害前已具說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

曰予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段玉裁讀矧爲況。況益也。按孔疏引定本與孔傳對校。其必別有所據。甚明。今釋文不言此事者。疑開寶間陳鄂刪之。此一事也。正義曰。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十二字。蓋先儒謂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段玉裁陳喬樞等皆

謂其事既別。理應重出。僞孔以爲重出而妄刪之。按鄭王本宜與今文同。唯僞孔輒刪此經以自標異。今釋文不言此事者。疑亦陳鄂刪之。此又一事也。段玉裁皮錫瑞等。據漢魏人引書五處。肯堂肯構之肯字皆爲克。則今文尙書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皆當作克。事在不疑。此又一事也。上來三事。就令近儒所說。不悉審諦。然謂三家眞家。無一字不與僞孔相應。雖愚子有以知其不然矣。今石本乃悉與孔本同。其僞妄安待再計決哉。

爾時罔敢易法

莽誥爾不得易定。王鳴盛曰。定金古字形近形。故今文作定。孫星

玉裁江聲陳喬樞等說同皮王亦從之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莽誥況今天降定于漢國。王先謙曰。今文戾當作定。按據段江孫說。戾定訓誥字。則莽誥作定者。師讀不同。王說似不足據。

敢不于從

莽誥敢不卜從。江聲據改經文于為卜。陳喬縱謂今文于作卜。皮

說同。按敢不于從。亦謂惟卜是從耳。謂古文作于。今文作卜。疑未足

據

率寧人有指疆土

段玉裁曰。今經傳作指。而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為衛包所改。而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莽誥正作旨。師古訓美。蓋今古文

國學叢編

八

北平中國大學

同也。按今石本作指。明據衛包改本為之。皮王並云今文指作

矣。段說明審如此。而熟視無視何邪。

康誥。侯甸男邦采衛

皮錫瑞據史記述禹貢。男邦今文當為任國。王說。按邦字今文例

皆為國。男作任者。史遷以聲訓說經。且夏書周書。字亦不例。輒定

任為今文。恐未足據。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釋文云。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皮錫瑞曰。釋文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為今文。又隸釋錄洪範殘字。洪作鴻。疑今文洪或為鴻。

壹戎殷

陳喬樞據記中庸以壹爲今文。皮王說同按壹爲今文近之。石本作壹者。以中庸熟在人口故也。易殪爲壹。所謂非前期而中者邪。

宅心知訓

江聲曰。今文宅皆作度。皮王說同文證甚多不煩具引按隸釋錄立政篇殘字。宅

心亦作度。

洛誥。汝受命篤第一行乃汝其悉。又汝其敬第四行汝惟冲子。第五行未汝字

段玉裁曰。經典中字皆作女。絕不用汝字。自天寶開寶兩朝荒陋。

尙書全用汝字。與羣經乖異矣。又曰。釋文中必有女音汝之文。衛

包既改尙書之女爲汝。開寶中陳鄂遂刪之。按隸釋載尙書汝皆

作女。唐寫釋文堯典舜典殘卷。多有女音汝之文。正與段說相應。

國學叢編

此稍讀古書者類能言之。今石本汝字凡五見。皆從水作汝。淺陋如是。乃欲作僞以欺世。多見其不知量耳。

弼不視功載

孔本不作丕。據孔傳汝受命篤爲句。弼丕爲句。視功載爲句。據江

聲說。則不視功載爲句。皆訓不爲大。今石本作不。上屬下屬。義皆

不了。蓋淺人畧知不丕聲近通作。故易丕爲不。而不知其於義無

當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

尙書大傳。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段玉裁據此。謂今文

作學功。東皮王說同按段說近之。

公曰已

莽誥以皆作熙。段玉裁曰：此今文尙書也。皆卽今之嘻字。王說同

汝其敬識百辟亨

亨。孔本作享。按高字篆文作亨。漢人隸變作享。亨、享二形通用。別。此作享亦通。然隸釋載無逸享國字作饗。則今文用字亦自有例。三家書正作何字。今不可知。

汝乃是不養

錢大昕曰：孔馬鄭皆訓爲勉。而說文無此字。釋詁：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孟之訓勉。他未有見。洛誥：養字當是孟字。按此字從侵。義不可說。疑卽纏之形譌。以聲近假爲孟也。轉寫隸古本者。辨

國學叢編

十

北平中國大學

之不審。乃轉爲此形耳。今文當作何字。雖不可知。要不得下與轉寫之譌本同。可斷言也。作僞者殆不足與語此。

篤序乃正父。第十行乃承序萬年

序。孔本皆作叙。按史記述書及漢人引經皆作序。

敦宗將禮第八行其大敦典殷獻民

敦。孔本皆作惇。按臯陶謨：惇叙九族。禹貢：終南惇物。史公述書皆作敦。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大傳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皮錫瑞以爲今文明光作光明。施下無于字。王說同按皮說疑未足據。



亦未克救公功

山井鼎引足利古本救皆作撫

鑒我士師工

孔本作監我士師工。士事也。師衆也。工官也。謂監察我執事之衆官也。後儒亦無異義。此作鑒似已非例。士作土尤不可說。蓋作偽者意謂篆書士土二文不當以中畫短長爲別。故變爲土形以欺惑愚衆。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莊葆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侯。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本作侯。後改作朕字。孫星衍曰。弘侯者。大訓也。大傳有云。以揚武王之大訓。莊說是也。段玉裁曰。爲孔訓恭爲奉。則其字作共。衛包改恭也。按莊孫段說皆是也。據正義申傳。兩言恭奉。一單言奉。不以恭爲敬恭字。明正義亦本作共。不作共也。今石本作恭。譌僞迹之彰顯者。

王命作册

馬班及漢人述書。册皆作策。皮錫瑞曰。凡今文作策。古文作册。

漢西鄉侯兄張君殘碑跋

楊樹達

碑文首缺。云西鄉侯之兄。冀州刺史之考也。蓋張仲興周室云云。吳君士鑑九鐘山房金石跋尾。據魏志張既傳。定爲張既之兄。端方跋云。吳君之說。差爲近似。然既兄歷官。必在東漢之季。不必如吳君之說。皆以魏之疆域官制限之。必如此而後。可以不疑於碑文夷陵侯之文。嫌夷陵屬吳。其侯封不得爲魏領。惟考諸文獻通考及萬斯同歷代史表。東漢及魏。無夷陵侯之稱。魏之刺史。亦無張姓其人。則當闕疑以俟達者。樹達按端氏糾正吳君。其說甚是。然以愚考之。則此實漢碑。非魏碑也。按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詔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章懷註云。七亭侯。謂尹勳宜陽

國學叢編

北平中國大學

都鄉。霍謂鄴都亭。張敬山陽西鄉。歐陽參修武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宛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然則碑之西鄉侯。乃東漢末之張敬。非魏之張既。夷陵侯者。後漢書七十八宦者孫程傳。載順帝誅閻顯後。錄功封十九侯。詔書有云。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是夷陵侯之爲漢末侯封。又無疑義。按張敬之封。范史雖無明文。幸賴李註詳釋。可以考訂此碑。而吳君既略而不及。端氏雖致疑於吳君之說。但據類書檢索。不能博稽。亦爲疏失。如愚所釋。庶幾斬斷葛藤乎。此碑今歸秋浦周君季木。周君著漢晉石影。不從吳端之說。定爲漢碑。至爲有見。特周君未明著其說。余故爲之考定如此。

萬氏史表卷二漢宦者侯表有魏猛端語

實失

鄭司農曰。有目睽而無見謂之矇。五行傳以蒙爲不聖之咎。不關視明。王蓋假用周官之稱。似不如鄭孔所詁之諦。

八十八。旅。獎。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家語辨物篇。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

案家語全襲魯語。而僞書改百蠻爲八蠻。此可以證旅。藝文本魯語。而不足證僞書之出於王肅。

八十九。金。賸。盡。起。而。築。之。傳曰。築有其根。王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正義

馬鄭王說畧同。正義駁之曰。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說文。叔。拾也。聲近假築爲之。釋文云。本又作筑。

國學叢編

書傳考一

三十

北平中國大學

九十大誥。猷。大誥爾多邦。王本猷在誥下。正義

案鄭王本同。馬本作繇。亦在誥下。

九十一。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傳曰。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王讀不少延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正義

案王讀與馬鄭同。

九十二。延。洪。惟。我。幼。沖。人。傳曰。凶害延大。惟累我幼沖人成王。

王以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爲句。言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正義

之王莽作大誥云。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以洪爲句首。與馬鄭王同。以嗣無疆大歷服爲句。則與孔傳同。

九十三。殷小腆。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王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正義正

案說文。腆。設膳腆腆多也。傳云小腆腆。義與許異而立文之例畧同。蓋皆為形頌之詞。王讀腆為典而訓為主。則名詞也。鄭云小國。義與王近。又正義引王義。迄下有。大敗云云十字。乃疏家申傳之文。王鳴盛馬國翰皆以為王注失之。

九十四。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王曰。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正義又申下威也

案傳意以三叔流言即是天降威。流言為不祥之事。國有流言。猶

天下災異以譴告人君也。王意則以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誅伐之為天降威。二家義異如此。孔疏牽引王注以申孔傳。似為疏失。九十五。我有大事休。朕卜併吉。傳曰。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正義正

案傳以謀從卜吉為併。鄭王同以三龜習吉為併。

九十六。雉肯構。王本於此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十二字。正義正

正義曰。鄭王本同有此經。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段玉裁曰。此顛倒見也。其事既別。理應重出。淺者以其重複而妄刪之。案此之鉅異。釋文必有明說。今闕之者。疑陳謬所刪。

九十七。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傳曰。言其故有明國事用哲道十人。蹈知天命。王曰。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正義正

案迪從由聲。多士勸于帝之迪。馬本作攸。此經王讀迪為由。故訓為用。與孔傳訓蹈義異。

九十八。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傳曰。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王曰。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相近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案孔傳以三監為管蔡商。三叔為管蔡霍。蓋蘄與偽蔡仲之命相應也。王言管蔡則不數霍叔矣。又案廣韻變易之易羊益反。輕易之易以鼓反。此經天命不易。王孔皆說為不可變易。疏申傳云而不可變易釋文音以鼓反。恐釋文更有異義。而宋人妄為刪併。致音義不相應邪。

九十九。矧今卜併吉。傳曰。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王曰。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正義正

案上經卜併吉。王孔義異。此經二家義亦異。可知。

百。酒誥。王若曰。王本作成王若曰。正義正

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骨節。

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云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案馬云俗儒。卽指三家言之。可知三家今文。衛賈馬鄭王古文。皆有成字。作僞傳者。正以馬有疑辭而輒刪之。意謂古文真本自無成字。則諸家異說。將不攻自破矣。

百一。召誥。錫周公。傳曰。稱成王命錫周公。王曰。爲戒成王錫周公。正義

案鄭云以其命錫周公。卽傳之稱成王命錫周公也。王云爲戒成

王錫周公。不言稱成王命。然則傳用鄭義。與王義少異。

百二。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傳曰。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正義

案王以夫爲匹夫。讀夫如字。甫無反。正義申傳則云。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釋夫爲人人。猶今所謂第三身也。諦審傳例。夫知二字。僅牒經文而無增語。似不與王義同矣。又上曲禮若夫坐如尸。鄭訓爲丈夫。與此經王說相近。

百三。自服于土中。傳曰。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王曰。自用

學以訊誡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廡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册周。匱敦。王在雍位。格廟。册。彤。是辟廡。又有册命之事。凡皆周家彌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廡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自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

武王克殷之初。大學在郊。猶沿殷制。然東膠。旋設於國中。卽辟廡也。故郊外辟廡。雖在。謂爲西廡。以別之。

禮記樂記曰。散軍而郊射。左狸首。右騶虞。○鄭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孔曰。郊射

射於學宮。在郊學之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狸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諸侯皆射於東學。歌狸首詩也。西郊疑當作四郊。下句文義始合。蓋孔氏本不廢四郊。虞庠之說。言此者。以明東郊有學也。今誤作西郊。下句無從接矣。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又爲射宮於郊者。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云。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狸首。大學射騶虞也。○段玉裁曰。愚謂此不分小學大學。此郊宮卽文王辟雍。此左右卽辟雍中分在左右。以明天子諸侯之節級也。

案天子射宮在郊。猶從殷制可知。熊安生說似合鄭指。但西學東

學何屬。鄭注未指明。孔氏以虞庠證東西學。雖亦本鄭義。然武王克殷之初。大學尙沿殷制在郊。未必即立四郊之虞庠。且西郊虞庠乃小學。不得爲天子射宮。則孔說東西學非也。皇侃以爲射宮在東郊。尤謬。段氏謂郊學卽文王辟雍得之。然以辟雍中分左右。與鄭注左學右學亦未能吻合。今當以辟雍爲右學。而左學姑闕疑可也。

詩靈臺孔疏曰。鄭說靈臺與辟雍同處。辟雍卽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辟雍與大學爲一。所以得大學移而辟雍不移者。以辟雍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

辟雍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大學爲辟雍。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雍矣。○王制疏曰。劉氏以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

案孔氏此疏甚誤。旣以辟雍爲不可移之國中。又守周制大學在國之義。勢不得分而二之。以在郊之辟雍爲小學。周虞庠在西。故又以虞庠爲辟雍。左支右絀。極力牽引。而終不能合。且虞庠者取於有虞氏之學制。文王辟雍。固與虞制無涉也。然孔以虞庠爲辟雍。雖誤。而以虞庠爲郊宮之右學。是卽以右學爲辟雍。則不誤也。古人之說。雖不無謬誤。要皆殫思而來。未可一筆抹撥也。

樂記又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鄭曰。周名大學曰東膠。○孔曰。



按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殷禮。周則右射鵠虞之處矣。

案郊射養老不必爲一時事。故有遲之又久之言。孔氏以此上郊射相連。則大學在郊。以此爲右射鵠虞之處。不敢以國中之東膠當之。而以鄭言東膠。乃據後來周制。殆非鄭義也。

玉海引三禮義宗曰。周養國老於東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錄學士使成其德。然天子之學者。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於天下。使之成德。又養三老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謂之辟雍。辟雍者。蓋圓若璧。雍之以水。取流而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謂辟者明也。雍者和也。明此學中非但教學。亦所以明政教。

案詳釋崔氏之意。蓋以東膠卽辟雍。舊說以東序爲東膠非也。

詩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鄭曰。

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陳壽祺五經異疏證曰。樂記鄭注郊射爲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熊氏云。武王代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覆首。大學射鵠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射之後。更立於國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相貫通。或疑其兩歧者非。

案陳氏此說。最合鄭義。胡承拱亦謂武王鎬京辟雍立於國中也。焦循羣經宮室圖。謂若在城中。何以容四方觀者。則殊不然。殆以後漢辟雍園橋。觀者數萬計。疑周時已然。是以唐律斷漢獄矣。

詩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曰雝澤也○鄭曰鳥集于西雝之澤言得其所也○後漢書文苑邊讓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王應麟玉海卷百十一曰先儒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雍○胡承珙毛詩後箋曰辟雍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雍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陳喬樞韓詩遺說攷曰傳箋與韓詩訓義亦同案鄭君注禮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當在西郊鄭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雝也

案毛詩此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則此詩作於成王周公之時薛氏猶云文王之雝者據創始之人而言也周公制禮之後辟雍猶在外則是文王之雝未移於國中而國中別有辟雍一曰東膠故文王之雝加西字以別之也

周立三代之學虞庠虞學也東序夏學也瞽宗殷學也合周學言之亦曰四代

禮記文王世子曰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曰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於殷之學○孔曰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

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先師以爲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書於虞學。依許彥周校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

儀禮鄉射禮鄭注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賈疏曰：案王制云：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周立四代者，通已爲四代。周所立前代學者，立虞、夏、殷三代大學。若然，則虞氏上庠，則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在西郊也。立殷之右學，則瞽宗，周立之，亦在西郊。立夏后氏之東庠，則周之東膠，立在王宮之東，以其改東序爲東膠。此疑魯東序二字東膠二代名，故云周立四代學。

文王世子曰：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鄭曰：言始立學也。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虞序。○孔曰：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返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又引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爲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

案賈疏謂東膠卽東序，孔疏以東序爲大學，又言周不別立大學。

小學似與賈同。然又謂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亦見文王世子疏則從皇侃之說。以東膠東序爲二。按之四代之義。則此說當是。若但立三代之學。而無當代之學。則不得合云四代矣。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以東膠卽東序而以辟廡與上序東序替宗爲四代之學不知東膠卽辟廡也至瞽宗所在。鄭未明言。孔以爲在國中。賈以爲在西郊。推尋鄭義。似賈說得之。蓋東序本在國。右學上序本在郊。其始皆大學也。周存三代之制。必使在國者仍在國。在郊者仍在郊。特周之定制。大學在國。故在郊者或以爲小學。乃對國中大學而言。其實西郊之虞庠。亦當與東南北三郊之虞庠有別。西郊虞庠。又曰上序。學書於是。養老

於是。非他三郊所能比。瞽宗在西郊。與虞庠同。段氏謂周小學大學皆有四。上序爲大學在國中。故鄉射注明言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分別畫然。是則與四郊小學皆名虞庠者判然二事。竊以爲鄭云立四代之學於國者。不必專指王城之中。周之西郊瞽宗。及四郊虞庠。皆當在近郊。不必因王肅之說而斥之。蓋天子自虞庠反國。明日而養老。若如段氏說。虞庠在遠郊百里。則古者日行吉禮五十里。一日之中。且不能入國。明日何以養老。東序而親奠之耶。是虞庠所在。鄭雖不言里數遠近。然必在近郊可知。以在近郊。故可括於國學之內。金鶚禮說曰。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如曲禮入國而問俗。大夫士去國。是也有

以城內言者。如周官考工記國中九經九緯。曲禮入國不馳。是也。有以郊內言者。如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爲阱于國中。是也。據此則近郊之學。皆可謂之國學。說者謂四代之學必在一處。且必整齊畫一。皆名大學。而實失之泥矣。

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案孔疏言明日之東序而養老者。即由此注推出。確然可信。此非始立學則養老在東膠。說已見上。

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材焉。○鄭曰。語謂論說於郊

學。○孔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徧在四郊。

案孔氏主虞庠在西郊。而亦不廢四郊虞庠之說。以二說並不牴牾也。顧廣圻主西郊之說。而遇言四郊者。皆欲改爲西郊。段玉裁主四郊之說。於此疏則痛詆之。以爲仍用其誤。本王制。皆偏見耳。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鄭曰。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孔曰。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祀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

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案春官大司樂鄭注曰。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此西學鄭蓋以爲  
卽瞽宗。賈疏謂瞽宗在西郊。與此注以爲周小學正合。孔謂瞽宗  
在國。故以虞庠當之。疑非鄭指。

周立虞庠於西郊。而其他三郊復仿設之。故有四郊之虞庠。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鄭曰。四學謂周四郊之  
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孔曰。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  
學也。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是天子  
設四學據周言之。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

又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段曰。通典引作周  
有四郊之虞庠。禮典吉十二卽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  
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學於四郊是也。二注若合符  
節。則作正義者。引王制經注以釋之可矣。而孔氏釋天子設四學。  
則牽引儀禮注周立四代之學。謂周學殷學夏學虞學。釋入齒而  
大子齒。則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  
設四學據周言之。抑何令直下易說之經文。不可通貫耶。豈天子  
設四學之經文。有疑他代天子皆如是耶。虞庠乃虞學。何得冠之  
以四學而以一承四耶。推求其故。由孔氏本王制旣誤。此注亦誤  
作周西郊之虞庠也。故不得其解。而傳會聯合之曰。四學中有虞

觥私出頭視也。讀若柳丑林切。按私出頭視本爲關覘俗遂通呼出頭曰覘錢氏料詮謂今吳人語云覘出頭卽此字是也。

荆楚

荆楚木也。舉卿切。楚叢木一名荆也。創舉切。按荆楚一木二名以稱州國。猶秦爲禾名。莒爲芋名之類。荆州首見禹貢。春秋先書荆人後出楚人一也。荆楚之木長條叢生古作教刑謂之夏楚其後但爲柶落及樵蘇之用。俗呼曰雞雅條。荆本开聲。从开聲之笄枿等字。竝古兮切。雙聲。故荆亦讀若雞。楚取正聲。正古文以爲詩大雅字。相段故楚亦讀若雅。方言之所能存古音如此。今音荆楚又一聲之轉也。

郟

國學叢編

廣方言

十六

北平中國大學

郟江夏縣。莫杏切。按郟本盲縣。盲武庚切。古讀重唇與郟同紐。盲蓋段字。郟乃正字也。史記蘇秦傳。塞郟隄。集解。郟江夏郟縣。正義。中州羅山縣。本漢郟縣。中州有平靖關。蓋古盲縣之隄塞。又楚世家之郟塞。燕策之郟隘。卽郟之正字。一作隄。魏策曰隄隘。楚策曰隄塞。一作冥。左傳定公四年曰冥隄。墨子非攻篇曰冥隘。一作澠。韓策曰澠隘。竝郟之雙聲。段字。隄塞或謂之隘。又謂之關。亦同類相轉。其地古有三關。曰大隧。曰直轅。曰冥隄。冥隄後作平靖。一作平靖。今作武勝。京漢鐵路穿有隧道是也。

霰

霰久陰也。直深切。按今楚俗猶謂積陰曰陰霰天。

霰

霰。久雨也。力鹽切。按今楚俗謂久雨曰霰雨。正讀如廉。

蓋

蓋。蠡也。居隱切。按蓋訓為蠡。與瓠部瓢下云蠡也相同。謂斲割之也。後別作釗。古但作蠡爾。蓋經典通段作盞。與蓋義異而音同。如儀禮士昏禮。實四爵合盞。鄭注。合盞。破匏也。禮記昏義。合盞而酌。正義。盞謂半瓢。以一匏分為兩瓢謂之盞。是也。且蓋有二義。相對而成。以一匏分為兩瓢曰蓋。以兩瓢合為一匏亦曰蓋。今俗蓋箇之語本此。不知本字為蓋。段字為盞。遂書作整。之郢固可同位相轉。而通俗仍讀牙音如駮。此方言之足據者也。

國學叢編

廣方言

十七

北平中國大學

瘞

瘞。引縱曰瘞。尺制切。按瘞一作掣。釋名。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鹽鐵論散不足篇。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傳。當道掣頓人車馬。茲同。今俗語有所引止。猶謂之瘞。通書作掣。或讀如制。或讀如謫。陟加切微變如侏上聲又或讀如頓平聲。例由正齒轉入舌上。以至舌頭。皆瘞聲之相近者。廣雅。拙引也。曹憲音頓。則後之分別字爾。

惡

惡。過也。烏各切。按惡訓過惡。引申為醜惡之義。如孟子離婁篇。雖有惡人。趙注。惡人。醜類者也。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高注。惡醜。遇合篇。雖惡奚傷。注同。是也。今俗語美惡通呼為好醜。醜西本聲與惡同類又呼



爲好。歹之聲義與惡絕異。說文長箋謂歹今俗誤讀等在切。爲好字之反。說無可取。竊以歹下云。列骨之殘也。讀若槩岸之槩。唐韻歹五割切。槩五葛切。玆與惡聲相近。俗書多趣省易。故段歹爲惡。歹本疑紐。而从歹聲之參列等字。例由同收轉入來紐。於是歹亦轉爲舌音。呼如嬖之上聲矣。方言流變。自有從迹可尋。不加思繹。率以高俚斥之。非知言也。

颯

颯。扶搖風也。或作颯。甫遙切。按颯一省作森。爾雅。扶搖謂之森。郭注。暴風從下上也。亦同。扶搖卽颯之反語。奉紐以交紐之例。轉入重唇。玆紐。正讀如暴。唐韻仍是森字切爾。今南方舟人。謂大風卒起曰風。

國學叢編

廣方言

十八

北平中國大學

颯。通呼作暴。

姬

姬。黃帝居姬水以爲姓。居之切。按妾亦謂之姬。漢書文帝紀。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通稱也。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姬本臣聲。牙音讀之如基。以稱姬姓之姬。喉音讀之如怡。以稱姬妾之姬。語言自有分別。顏師古謂姬不當音怡。過矣。今俗猶呼妾曰姬。正讀如怡。通書作媿。大謬。

棗

棗。惡米也。周書有棗誓。兵媚切。按周書棗誓。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鄭注。玆引作棗誓。五經文字亦同。史記魯世家作胙誓。徐廣曰。一作

鮮一作糲。索隱曰：尙書作棗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糲也。故字或作鮮。或作糲。棗地名。卽魯鄉季氏之費邑地名。今周書作費誓。獨許氏正作棗篆。引證周書。當本壁中古文。費卽棗同類之段字。肸與鮮糲。又卽費同位之段字。唐韻費房未切。奉紐。於義乙切。曉紐。鮮相然切。糲本作糲。息淺切。蚊心紐。而棗爲譌字。段氏反據以改篆作棗。非也。日禾米之類。原有从比从北二字。一曰秕。不成粟也。比聲。卑履切。莊子逍遙篇。一作糲。今楚人呼之如鼈。四聲相轉。一曰棗。惡米也。北聲。凡穀有蒸鬱變色。謂之惡米。今楚人以爲背也。北背一聲相轉。棗不从此。猶之秕不从此。吾故曰方言可以說字解經。

審

國學叢編

廣方言

十九

北平中國大學

審。地室也。於禁切。按今北方人呼地室曰地審子。讀如蔭。

審

審。覆也。烏感切。按今俗猶謂覆曰審。聲讀如曉。或轉如坎。

答

答。乾肉也。思積切。按答隸變作昔。引申爲今昔字。玉篇。昔下云。往也。久也。昨也。答下云。說文昔。蓋後世之分別字。非古義也。昔指已往之日。有久者。如商頌之自古在昔。是有暫者。如昨日是。昔昨聲韻。茲同。通稱作昔者。莊子田子方篇云。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晏子內篇雜下云。有梟昔者鳴。或稱作夕者。晏子內篇雜下云。夕者昔。同。夢與二日鬪。又稱作夜者。晏子本篇云。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外篇云。寡人夜者聞西方有

男子哭。雜篇云。夜者公嘗與二日鬪。夕卽昔同類之段。夜卽昔同位之段。今河南俗呼昨日爲夜日。謂昔者也。昔本入聲。中原多轉作去聲。故讀昔如夜。

救

救。撫也。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讀若弭。按許君讀若。卽當時通行之字。故救之訓撫。周書以外。多段作弭。如吳越春秋外傳。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呂氏春秋決勝篇。高注。若狐之搏雉。俯體弭毛。是也。今俗語。凡自斂抑不妄動者。謂之弭伏。本爲救之長言。而通用段字爾。

駟

駟。牡馬也。一曰。馬蹲駟也。子朗切。按駟有二義。一曰駟大。許云。牡馬

也。玉篇云。在古切。駟猶麤也。凡牡馬必益樊。爾雅釋言。樊駟也。郭注。今江東呼大爲駟。駟猶麤也。樊光孫炎本。竝作將。且乃省形字爾。本書樊。下云。駟大也。正與郭同。今俗呼爲麤大。卽其遺語。一曰駟會。許云。一曰馬蹲駟也。玉篇云。又子朗切。駿馬也。會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呂氏春秋云。段干木晉之大駟也。駿馬之說。核與下文不貫。當是駿駟之譌。小徐繫傳。但曰駟駿。其爲駿駟之到言可證。蹲駟駿。駟。蹲本尊聲與駿竝精。駟。紐駟子朗切亦同。蓋況大駟之詞。馬蹲駟者。謂馬市之大駟也。駟或讀如沮。子余切。亦精紐。今俗呼爲經紀。見紐同位。卽其轉語。段注改牡馬作壯馬。改馬蹲駟作駟會。非也。又俗語凡呼爲駟者。皆含有鄙夷之意。如云教書匠。打虎將。絕似子朗切音。或亦駟聲之誤與。

釋迦牟尼生於是族。姓曰釋迦。名曰牟尼。非謚也。字林所謂山名。不知何所指。印度有迦耶山。在菩提道場之旁。佛嘗於此說法。又有迦羅陀山。在世界之中。七金山之一。廣韻所言複姓。乃天竺氏族。不應云漢複姓也。唐時有涇原大將試太常卿迦華濟。應是天竺人仕於唐者也。

伽 說文無此字。玉篇求迦切。伽藍也。又後漢云伽倍國。在莎車西。廣韻戈部。伽藍求迦切。類篇求迦切。伽倍國名。文一。

考伽字梵文有聲而無義。爲四十九字母之一。玉篇廣韻所云伽藍。卽是僧寺。然梵語原名僧伽藍摩。僧伽謂衆。藍摩謂園。華言簡畧。合云僧藍。今習稱伽藍。殊失其例。於人則稱僧。於園則稱伽。淆

混之失甚也。

曇 說文無此字。大徐增曰。雲布也。從日。雲會意。徒含切。廣韻覃部。云。雲布。玉篇。徒含切。黑雲貌。類篇。徒南切。雲布謂之曇。文一。

考曇者。梵文曇摩之省。亦作曇無。義云法也。東晉六朝諸僧多喜稱曇某。如曇影。曇遷之流。嘗有一人之名而曇法二字互用者。從梵音則曰曇某。從華義則曰法某。其實一也。然除人名外。獨用曇字者甚少。

檀 說文云。木也。從木。亶聲。徒乾切。廣韻寒部。木名。亦州名。春秋時及戰國並爲燕地。漢屬漁陽郡。隋置檀州。取白檀縣爲名。又姓。太公爲灌壇宰。後氏焉。禮記。魯有檀弓。今檀城在瑕丘。瑕丘屬山陽。

魯改山陽爲高平郡。檀氏望在高平也。玉篇。達丹切。香名。類篇。唐千切。說文。木也。亦州名。又姓。又時戰切。闕人名。春秋傳有饗人檀。文一。重音一。

考檀者。梵語檀那之省。義云布施也。說文所謂檀木也者。喬木之一種。江淮河朔山中皆有之。有黃白二種而不香。質堅宜作杵椿之用。玉篇所謂檀香名者。乃香木之一種。出海南崑崙等國。或曰以其木似檀。故名檀。或曰梵名旃檀。省故名檀。旃者名樂。檀者名施。此木香能除疾身安。故名施樂。有黃白赤紫諸種。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也。

釋 說文解也。從采。采取其分別物也。從辵。賞職切。廣韻昔部捨也。

國學叢編

釋字通

六

北平中國大學

解也。散也。消也。廢也。服也。又姓。施。隻切。十六玉篇。式亦切。廢也。解也。除也。類篇。賞職切。解也。從采。取其分別物也。文一。

考廣韻所謂又姓者。卽梵文釋迦之省也。初漢魏兩晉之際。西域人來華。各以其國籍爲姓。康居之人則姓康。月支之人則姓支。天竺之人則姓竺。安息人之則姓安。龜茲之人以其王姓白。故皆稱白某。白亦作帛。比丘則又從其師之姓以爲姓。如法護。月支人。則稱支法護。以事天竺高座爲師。故又稱竺法護。至東晉道安以爲沙門依師爲姓。姓各不同。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蓋釋迦卽迦維羅衛國王族之姓。釋迦牟尼如來以其國王子出家成道。故釋迦其姓。義云能。牟尼其名。義云仁也。道安旣與曇摩難提

出增一阿舍經。果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當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唄 說文無此字。廣韻夫部。梵音。玉篇。薄寶切。梵音也。類篇。薄邁切。西域謂誦曰唄。文一。

考唄者。梵語唄匿之省。謂言說之詞也。卽是吟詠諷誦。統謂之唄。非必有管絃金石也。是故類篇云。西域謂誦曰唄。然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依文宣讀。謂之轉經。若用彼梵音。詠斯漢譯。則號梵唄。故高僧傳云。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卻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蓋其抑揚曲折。存乎其人。非如歌讚音律。有所準繩也。

國學叢編

釋字通

七

北平中國大學

刹 說文無此字。大徐增曰。柱也。從刀。未詳。殺省聲。初轄切。廣韻。黠部。刹柱也。初轄切。二。玉篇。初八切。柱也。類篇。初轄切。說文。柱也。刹。或作刹。文二。

考漢魏之世。寺卽塔也。塔卽刹也。魏書釋老志云。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蓋名之曰寺者。假借之稱。漢時官府皆稱寺。塔者廟也。墳也。有身骨舍利則曰塔。無舍利身骨則曰浮圖。塔身之上。中豎輪竿。次著相輪。輪數或一。乃至十三竿頭。安置舍利。其有不作塔身。僅造相輪。則名計都。每級出四簷。以爲輪。是故中國所謂塔者。皆計都也。輪竿亦名刹竿。

故中國之塔亦得名刹。刹者國土之義。梵語刹摩。或刹多羅之省。以舍利卽佛法身。故刹竿卽佛國土。是以惟佛及聖果得用之。凡夫之塔。塔身之上平頭而已。無輪蓋也。以此竿名刹竿。故廣韻等皆以刹卽柱義。其實非也。

竺 說文無此字。廣韻屋部。天竺國名。又姓。出東筦。後漢擬陽侯竺晏。本姓竹。報怨有仇。以謂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而移於鄒邪莒縣也。又冬毒切。厚也。俗作竺。玉篇。丁沃切。厚也。又音竹。類篇二部。冬毒切。厚也。通作篤。又張六切。天竺西域國名。亦姓。文一重音一。

考竺者。天竺之省。印度之古稱也。或稱身篤。身毒。賢豆。皆音之轉。

也。印度者月也。其國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西域記云。其土賢聖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也。廣韻云。又姓者。應有二派。其一如所說從竹姓出。其二漢世天竺人僑寓中華者。子孫皆姓竺也。

劫 說文云。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居怯切。廣韻業部。強取也。玉篇。居業切。強取也。類篇。訖業切。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一曰。以力止去。曰劫。又極業切。說文躓也。文一重音一。

考劫者。梵語劫波之省。義云長時。以此時量長遠。不可以年歲計也。劫量有大小之殊。大劫滿時。世間成壞。有水風火災之異。小劫

爲此言。然畢罪經記釋迦滅種因緣。又非僞託。蓋由筆述者比傳爲之。鳩摩羅什支梵以前。譯事未精。間有此類。

箸

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挾。提。漢隸竹艸通作。故字亦爲箸。隸書草頭或省作立。故箸又變爲着。今人言執着。滯着。到着。着落。皆卽箸字也。書傳稱挾多作箸。如云紂爲象箸。張良借箸籌之。是也。今人文字書箸。而口語則皆稱快。陸深儼山外集云。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諺住諺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此可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家亦有犯俗稱快兒者。陸容菽園雜記劉容卿賢奕編說同。據其所述。似快兒之稱。始於明成化以來。且爲南中舟子所創。其謂士夫亦有犯俗稱者。似彼時尙未盛行也。今人無間南北。無不稱箸爲快者。其他避忌之詞。多不行用。獨此一事。竟以江湖之隱語。更雅故之正名。格以語言轉變之例。類此者似不多見。

章先生新方言曰。說文。夫。分決也。今人以箸可分決羹肉。故謂之決。讀若快。若依章說。則今之言快者。自有本義。

孔穎達說孝經

唐貞觀十四年。帝幸國子學。孔穎達講孝經。帝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何邪。答曰。曾孝能全。獨爲曾能達也。帝引家語。曾皙杖曾參。參仆地絕事。折之。穎達不能對。尋孔氏疏經。每稱家



語爲王肅僞造。非先儒所得見。是其不信家語。故不欲以僞書證經。記明文。其不能對。乃故自降抑。不欲盡言耳。貞觀十八年二月。帝亦以此問鄜州所舉孝廉。不能荅。孝廉後以對策空疏被放。則非穎達之比。

崔浩漢書注

太平寰宇記卷六。引地理志。弘農。故函谷關。崔浩注云。東自嶠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二。按崔浩有荀悅漢紀音義。見於顏師古漢書序例。又有漢書音義。並見於新唐志。通志雖有其目。疑非實錄也。此蓋從他書轉錄之耳。

裴注史記

國學叢編 親齋讀書記 一一一 北平中國大學  
寰宇記四十七云。裴松之注陳著三國志。又注司馬遷史記。按裴駙撰史記集解。此云注史記。蓋涉裴姓而誤。

兵書稱經

漢書韓信傳云。經所謂敵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謂兵法。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則經非指兵法。顏說無據。按吳語稱秉枹挾經。韋解。經。兵書也。此古人種兵書爲經之明證。班馬所述。安得比而同之。王駁失之矣。

俳諧集

隋書經籍志。誹諧文十卷。袁淑撰。案左襄二十八年正義曰。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曰俳諧集。

校御覽二條

御覽六百八十九引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乎後人。幸勿見傷。案文藏傷爲韻。易朽之衣。衣當爲裝形之殘。

又五百九十二引西京雜記云。始元元年。黃鶴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鶴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形踴踴。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媿爾嘉祥。疑嘉祥當爲祥嘉。與葭爲韻。

戴子高論語注

戴望注論語好古敏以來之云。孔子刪書。始自堯舜。皆冠之以曰若稽古。三科五家取法不遠。故當信好勉力求之也。以粵若稽古爲

國學叢編

續齊讀書記

二二三

北平中國大學

孔子所加。其說本於王仲任。然今文二十八篇本無舜典。今舜典首二十八字。乃齊建武中姚方興所上。又然僞孔之舊也。戴氏以素王微言。寄於齊論。乃隱括公羊義例以注論語。今竟引僞文以證舊義。此豈董胡邵公之徒所宜言邪。

又大哉堯之爲君章。注云。上法唐虞。加稽古之文。其失亦同。

又一條

惡衣服而致美乎敝冕。注冕。大裘之冕。朝祭所服。按王冕以大裘爲上。服以祀園丘。周禮鄭義則然。公羊家無此言也。冕爲祭服。不必爲大裘。朝服皮弁。又不得有冕。此以冕爲大裘之冕。失一矣。又以大裘之冕爲朝祭之服。失二矣。非古非今。不知據何師說。

又一條

麻冕禮也。注麻衣也。朝服麻衣而冕。按麻冕見於顧命。績三十升布爲之。古今無異說。今乃以麻冕爲二事。朝服麻衣。鄭風所謂緇衣。是也。朝服用冕。據何經記。恐邵公可作。亦不敢爲此言。

績三十升布。細密難成。而絲冕易成。故云。今也純儉。吾從衆。注云。朝服麻衣而冕。其色緇也。用十五升布爲之。純絲也。古者祭服用絲。朝服用麻。孔子時朝服亦用絲。孔子從之以爲儉云云。以三十升布與絲校。故麻爲奢。絲爲儉。以十五升布與絲校。則絲爲奢。麻爲儉。凡服以祭服爲上。故用絲。朝服爲下。故用麻。今以絲易十五升布。何儉之與有。

國學叢編

經書讀書記

二四

北平中國大學

南龜書

藝文志數術略著龜家。有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昔人不詳其義。劉師培連山歸藏考曰。南商形近。南疑商之譌。夏龜卽連山。商龜卽歸藏。此卽桓譚所稱藏於蘭臺太卜者。孫氏周禮正義疑漢志偶失著錄。非也。顧實駁之曰。新論明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使夏龜商龜卽連山歸藏。不應夏龜卷帙反減於商龜書。則劉說未爲確也。余謂曲禮記稱龜爲卜。策爲筮。春秋傳稱筮短龜長。太卜掌三兆之法。龜之事也。掌三易之法。著之事也。三易之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其揲著亦以七八九六爲數。此與視兆占絲何與者。就令南果爲商。將謂龜書所載皆卦辭爻辭邪。劉氏不別龜策。疏

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

章炳麟

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軍陷瀋陽。旋攻吉林。下之。未幾。又破龍江。關東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復以海軍陸軍隊窺上海。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二十八日夕。敵突犯閘北。我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令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其後敵復以軍艦環攻吳淞要塞。既擊毀其三矣。徐又以陸軍來。是時敵船械精利。數倍于我。發礮射攻十餘里。我軍無與相當者。要塞司令鄧振銓懼不敵。遽脫走。乃令副司令譚啟秀代之。照垣時往來閘北吳淞間。令軍士皆暫而處。出即散布。礮不能中。候其近。乃以機關槍掃射之。彈無虛發。軍人又善跳盪。時起出敵軍後。或在左右。敵不意我軍四面

至。不盡殲。即繳械。脫走者纔十一。卒不能逾我軍尺寸。始日本海軍陸戰隊近萬人。便衣隊亦三千人。後增陸軍萬餘人。數幾三萬。我軍亦略三萬。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戰三四。小戰不可紀。敵死傷八千餘人。而我軍死傷不逾千。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勝之道。誠由將帥果斷。東向死敵。發于至誠。亦以士卒奮厲。進退無不如節度。上下輯睦。能均勞逸。戰劇時。至五晝夜不臥。未嘗有怨言。故能以弱勝強。若從竈上掃除焉。初敵軍至上海。居民二百餘萬。惴恐無與爲計。聞捷。饋餉持橐。纍纍而至。軍不病民。而糧秣自足。諸傷兵赴醫院者。路人皆樂爲扶輿。至則醫師裹創施藥。自朝至夜。半未嘗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于內爭。怯于禦外。民聞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余聞馮玉祥所部。長技與十九路軍多相似。使其應敵。亦足以制勝。惜乎以內爭散亡矣。統軍者慎之哉。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書

三界重建水閣記

章炳麟

市廛之所聚。中其市立觀臺亭閣以統之。周官謂之次。司市之職曰。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說曰。次。市中候樓也。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行旅之所出。當其交爲傳舍以頓止之。周官謂之路室候館。遺人之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說曰。廬。若今野候有房也。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路室。候館之制。魏晉間謂之官攤。時議者以爲官攤拘局。不如聽民置客舍便。次之制。晉以下絕。晚世民間。乃稍稍自爲之。要之不離周官之遺法云。嵎

縣三界鎮者。東濱剡谿。西望南鎮會稽之山。爲紹興上虞寧波孔道。船艦任輦。日夜轉轂。市居殆千家。邸店連比。而道亦湫隘。直東置水閣。祀北斗魁星其上。與北面戴星樓祀水官者相望。以厭火災。不知所自起。民國十五年四月。市居火。延燒幾盡。水閣祀北斗魁者亦災。民失業。露宿相枕于道。前選拔貢生金元瑞。以其母命倡議急振。與鄉里好義者。集資得銀幣二千五百版。又具狀告省云。署及七縣同鄉會在上海者。省發幣三千版。同鄉會亦彙以二千版。裹糧而給。民得以全。然闌闔未就也。元瑞度得幣三萬版。市可就。以其圖略告于衆。無適任者。乃自以三萬版貸。界畫其地。令故主各自占識之。約市既就。則故主僦其舍以居。以十年之租庚償。償盡卽自主。議既定。于

是屬匠庸。具章材。易道路。仞溝瀆。定廛舍。數月而功就。其道之迂左者。與其迫陝不容水具者。繩之拓之。過其舊遠甚。自水閣之毀。鄉人以形法家言。謂無以禦不祥。市既成。咨于元瑞。元瑞亦念古者市樓候館之法。不重建。則居者無以會。行者無以息。卽斥幣五千版。爲閣三重。以其上奉舊祀。其中連謬五楹。曲折上行。與閣通。以集市之議大事者。而歲時父老得以容宴豆。有警得以瞭視。有大賓客得以登而觀其肆之行列。其下以止行旅。冬有溫室。夏有涼蔭。負儻于是息。簞笠于是解。役不告勞。主不慮賓。所以興廢也。初。縣西萬金隄爲水齧崩。元瑞嘗完復之。至是又定三界市云。元瑞旣安集其人。而又爲之保息之所。市人大喜。過其望。皆曰。金君之功。足以配斗魁。度其像。

樓上。以酬德也。元瑞字憲章。父曰江蘇候補知縣昌運。素任郵。余旣爲銘其墓。母裘太夫人好施如其父。于是民國十九年秋。其鄉人以事告余。以爲金氏之德。非獨在一時。其于三界。功亦不獨在建閣。以古者司市遺人之官旣廢。而其事獨委之于鄉之長者。其隆替之迹可尋也。故書以刻石。署曰三界重建水閣記。

獲鹿張君墓表

高步瀛

單悶執徐之交。予與張君佑卿。習教育學於東瀛。業畢。又同逆旅居。是時皆膺省視學之命。求所以坐言起行者。予嘗喟然謂君曰。吾輩視學。實兼督促之責。以國人科舉之習未化。父兄使其子弟入學也。猶以仕宦爲壇。人材蔚起。決非此一途所能容。非獨大中學生徒爲然。卽高等小學畢業者。亦將弗屑執鉏耰以從事阡陌。故今日風氣未啟。學子患其少。他日風氣大啟。學子又將苦其多。此亦從事教育者之隱憂也。君曰。然。然。欲救此弊。其惟實業乎。吾東遊以來。卽歷交彼國工商家。而叩其法理。輯其規程。其輕而易舉者。將先施之家。而鄉而國。以次推及。吾多子。將學吾家安世之所爲。使各有手技。而不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復縈心於仕祿矣。余深韙其言。既歸國。君任省視學多年。乃以次行其志。人民識字爲初基。而振興工業爲究竟。於是擬設補習學校於保定。以教年長失學之人。旋立直隸甲種工業學校。又使子式瀛。式渠。東學日本。式渠習染料。式瀛習織科。又使子式溥習醫科。今皆能昌其業。君曩日擘畫。將畧見諸施行矣。北方富產棉。而染織之業未盛。高陽布產雖繁。而整飭皆需人工。時費而材苦。自君長工校。力爲倡導。及式渠畢業歸。又設機器整理工廠。高陽而工校畢業者。先後千餘人。相繼建立。一時商賈稱便。紛紛仿行。高陽一隅。增立者十餘家。而山東河南。亦聞風而起。北方工業之興。君之力也。先是君見河北工業。猶蠡著一書。以發所見。具備改革精善之法。當時人皆以迂



闕置之。及是人爭效仿若弗及。後又著一書曰職業教育。且設研究社以講求之。蓋君數十年專心於是。故屏跡仕宦。不與流俗競得失。方冀風聲所播。全國興奮。而內戰迭起。工商墮落。人民轉徙。捩死不暇。君所苦心經營。未能悉見諸實事。而卽其所成立者。功效已如此。儻在歐美各國。有國家爲之扶翼。人士爲之揄揚。其成績又當何如哉。此不能不爲君扼腕太息者也。君諱良弼。獲鹿人。清癸巳恩科舉人。以興學功。大吏遞保。至選用知府。民國建。任衆議院議員。曾祖坤。祖永振。父兆選。妣氏譚。君配何氏。有賢行。生子七。式汀。式澄。式江。式渠。式溥。式澤。式瀛。式汀。式澤。蚤卒。女二。式沅。式濃。均未字。妾劉生子四。式沛。式潔。式深。式澆。民國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君卒於北平。遺命

葬西郊海淀中關村。君內行修潔。事父母以孝聞。侍母病。衣不解帶。藥必親嘗。年餘如一日。事兄如父。篤於姻故。邑紳有爲縣令誣。將得大譴者。君力言大吏。寃得白。邑人榜其門。每言及皆感泣。至今。凡諸行誼。皆卓卓可傳。而余尤以實業重君者。諸行誼信嫩矣。鄉國善士。猶能爲之。而以吾國地大物阜。乃經營無術。戚戚焉不免患貧。外人且爲垂涎。亟思攫而有之。以肥其族。近日言實業教育者。雖頗有人。大抵驚其名而遺其實。下焉者且行兼井之私。以與貧民爭生命。如君坐言起行。惟以救國爲心者。幾如威鳳祥麟之不可多覩也。故詳著始末。俾後世言實業者有考焉。

秋興賦

駱鴻凱

清商乍至朱明既往日灼灼而照衣風蕭蕭而入幌雁驚寒而舉翻  
鶴戒露而唳響漢案戶兮闌干月窺牖兮晃朗蟄吟砌兮淒清葉辭  
枝兮櫛爽紛四戚之在抱並萬族之可憐惟吾人之多感隨物候以  
推遷宋木落而悲始潘鬢彫而憂煎諒同心於曩彥撫流光而慨然  
余歲華二紀羈旅三秋仰羣儔之逸軌託墳素以優游緬往譽於靈  
施慚陋質於拙鳩何景光之難駐忽時序之已邁爾乃息勞書攄展  
步軒墀皓魄景曜殘燈燄歛聽胡笳之嗚咽聆鐘鳴之參差雖客懷  
之澄寂亦臨風而動思及其履闔闔過阡陌臨風長望憑高頻覲寒  
煙起而關塞深涼露生而梧楸碧昔之概日樓臺連雲弟宅莫不隨  
游氣而黯淡與槁葉而委積愴怛兮浩歌迢遞兮關河想南州之尙  
暖思洞庭之始波寒山盈兮桂樹西風颯兮薜蘿寄瑤華兮在天末  
緘玉璫兮阻雲羅嗟乎秋氣慳悽秋士多悲何況登山望別臨水送  
歸關雲曉動塞草夕衰覩飛鳥之跡絕聽羌管之聲稀有不令征人  
瀉汨行子沾衣慨操紙而攄臆旣停翰而餘歎

秋夕偶書

許承堯

初月晝夜色淡白濡微青萬木如深潭其上浮明星星浮月斜拂愈  
覺潭光滄坐送月入竹適會蟲語停吾心無寸波一瞥憐惺惺

秋前喜得雨園林滿秋意炎蒸去若逋還我婆娑地遷流旦夕間習  
見了不異冉冉風露香昔昔懷中字吾老漸癡頑迎秋惜閒淚

憶昔都門居良夜燭苦茗招携萬栢中坐弄林樹影風香能醉人涼  
月逗之醒爲詩記七夕役夢駐此景今歲夢亦無空齋轉清迥

秋淚不易滅入土化爲花爲花亦何事香徧秋人家今香如昔香誰  
復愁天涯今花非昔花彌使人咨嗟咨嗟莫滴淚又恐淚生芽

秋花誰最濃我愛晚香玉茲本城市花何爲賁空谷香重不自勝骨

國學叢編

北平中國大學

媚莫嫌俗能延一味涼清簾照銀燭文樺今歲虛資汝娛吾獨

月出如朗鏡照見竹樹秋涼輝徐徐來萬象忽已幽問渠何能爾斯  
理不可求背月意愈佳妙境心自謀人生得天全惟與明月遊

瀆鄭子尹集經巢詩江攷叔伏敵堂詩書其後四首 許承堯

經巢謁少陵談笑徑入室伏敵曠東野絮語喜接膝經巢如老梅古  
香發盤盤伏敵如晚菊寒姿泣霜日要皆伐肝腎洗鍊返眞質兩家  
獨到處勁健亦差匹吾尤嗜經巢率爾盡充實坦然不矜持萬卷滿  
而溢

百權無好音戚戚奏苦吟吁嗟彼之生不幸丁陸沈同時名能詩更  
有秋螻金與江共鳴咽視鄭輪雄深逃死聲不揚挽淚滴入心緣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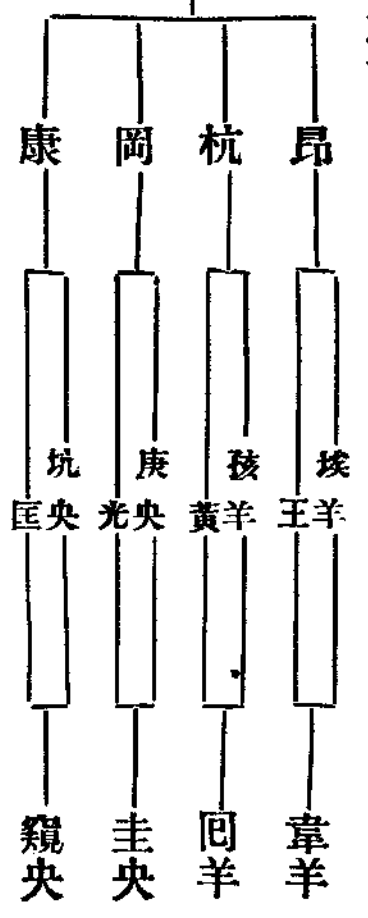
剖酸楚弱似啼兒暗忽能裂山竹滿紙秋森森人情呻其創較強忍  
易任聲宣苟延喘詩話三枯蟬悲哉貧賤死猶勝生兵燬

經巢種梅花萬香彌一谷結廬傍先墓澹遠想高躅不徒教勤樸至  
性絕穠郁哀蓼莪篇憂憂千載獨字字流淚點耐我百回讀析薪  
付佳兒書帶滿階馥勞歌轉徙中其人美如玉嗟今更涼薄安居亦  
蟻跼微哦聲自吞跬步戒虵蝮頗疑秋荼佳歎羨經巢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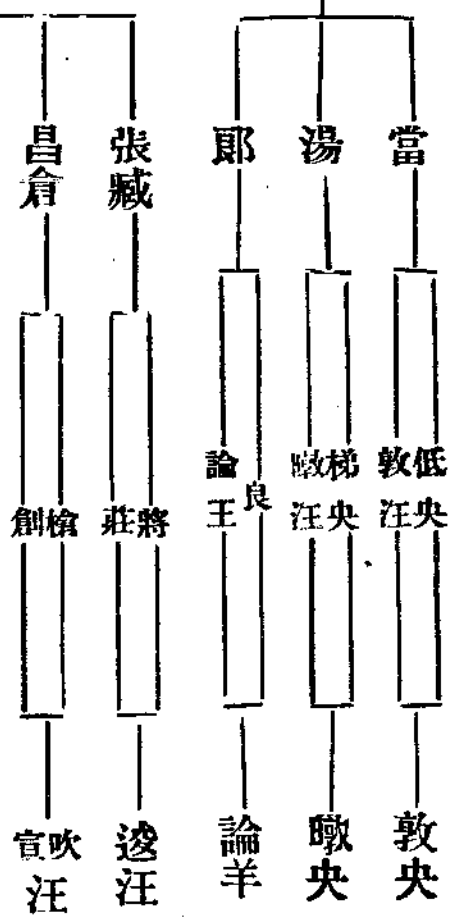
偃蹇百僚底吾怨伏敵窮抽筆奉長官那得稍從容人生質衣食甘  
竭智力供神膏自煎燭感感達夜中枯窗一短檠窗外吟寒蟲心口  
自相語百瞭懼一情有時索急就奔走蹶僕僮此况吾飽飫歎與江  
君回忽思秋聲賦妙絕歐陽翁

十九音合六十四音正音統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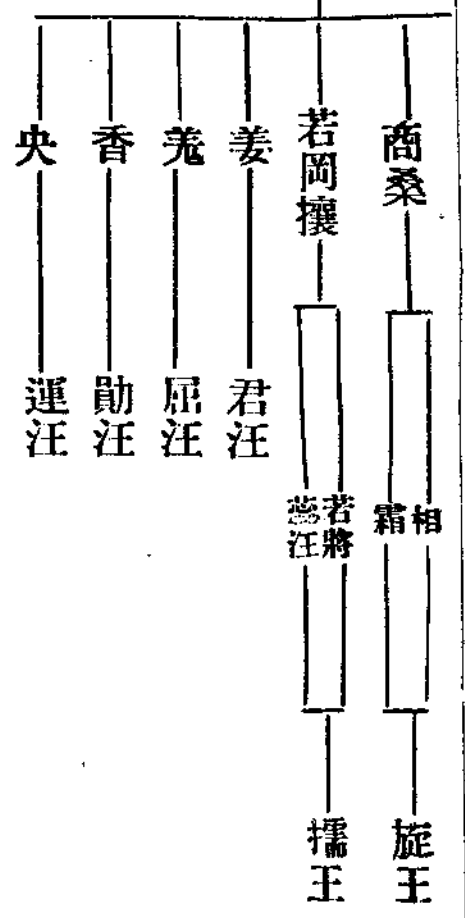
喉音



舌音



齒音



唇音



昂爲正音粗音埃羊乃其細音王乃其散音章羊者埃羊之散音

而王之細音也故圖之相系如此張臧俱正音其散音細音皆相  
同故並之張又統臧者以內統外也

十六音統一切音

昂昂昂模 敖昂昂安 俄昂而完昂卷  
成同鼻音 雷時陽平陽平 拿北音淮音神陽平

此十六音以韻分而其音皆出一處此皆喉正粗音之一種是為  
雙聲又曰同母華嚴經所云十四字統一切音者此類也舊論音  
者于無字者則作圈人多不解今于有反切者用反切並反切無  
字者則曰某字之陰平或陽平某字之粗音或細音或正音或散  
音更有三字反切四字反切又或證之以方音蓋無不可形容之  
音也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北平中國大學

十六音與十九音相為經緯備六十四音共一千零二十四音譜

昂昂昂模 敖昂昂安 俄昂而完昂卷  
成同鼻音 雷時陽平陽平 拿北音淮音神陽平

正俄埃俄羊開口埃昂 昂昂昂 俄昂而完昂卷  
細羊寧容鼻音交諧羊培奇賢由力和牙爺一完秦閑

散王橫王吳袍陽平 韋王頑哀婆娃文完  
粗王橫王吳袍陽平 文完

散韋韋韋韋王王韋王韋 爺爺元云閑  
細云狂元平容魚交諧云回屈皮懸由云和云華爺元云閑

當當登東 刀刀淮海丹 丹丹兜多  
粗當登東 刀該音堆詩 丹陰平而陰平淮陽音申

正丁丁雍迂 刁皆及杯 低顛丟  
細丁丁雍迂 刁皆及杯 低顛丟

散敦堆堆 都敦敦敦敦 端敦敦敦  
粗敦堆堆 都敦敦敦敦 端敦敦敦

散敦堆堆 都敦敦敦敦 端敦敦敦  
細敦堆堆 都敦敦敦敦 端敦敦敦

張張爭中 鼻昭哉 知知疆周 周周 糕糕 燕燕音 淮淮音 眞眞 山山







于聲皆有入者矣桂林則謂凡其所云有入者皆確乎無入其所云無入者皆確乎有入以入聲配平上去宜以北音定之北音讀直知支是支子自直直爲支入最確也讀欲爲迂是迂雨遇欲欲爲迂入最確也國爲歸谷爲孤七爲妻鶴爲豪惡爲窠抹爲媽結爲嗟拍爲牌粥爲周參考南方楚越西方黔蜀方音欲或爲攸鶴或爲河拍或爲鋪大約總不越此數音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豪歌麻尤之入聲確有所屬而東冬江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之入聲定無可隸其理實不可易東董凍下何以當繫奪字絕無情義但爲雙聲惟其如此故東董凍下又可繫以督字卽繫以達字德字亦若無不可者豈非笑柄乎至于正散之分亦極

明確如薩爲正則刷爲散阿吳音爲正則挖爲散又如闊郭等字皆

散音淮陽人燕齊人讀此二字並與渴各迥異渴各正而闊郭散其明徵也自徐州以北遂無入聲而人必爲平至燕趙則又有入爲上去者如環無端理通造化後之知音者必有取于此言

至隆宗門。十月初六黎明。在午門跪祝萬壽。  
已卯十月十九酉刻。文穎館火。燬屋卅餘間。

壬午六月廿九日寅刻。在京師內城。見天赤如赭。照徹戶牖。大雨。人謂之落紅雨。予積日失適。一驚而癒。

京師風俗。七月十五夜。兒童皆持青蒿一枝。以紙條粘線香數十百炷。倒繫其上。遠望星星欲動。或以荷葉一莖。燒燭于中。擊之走。謂之蒿子燈。

都城金鰲玉煉橋柱。左右各八十三。

京師有果名赤包兒。不可食。狀如金柑而大。色赤有紋理。似北瓜。兒童買之。細揉。隨手如綿。可玩弄。不腐不潰。日久則乾斂而已。

國學叢編

臨囑閣筆記

六

北平中國大學

癸未正月廿四日。自京到馬蘭峪。途中得句云。殘雪未消紅日冷。萬山深處馬如飛。

癸未三月廿七日。往天津。在張家灣道中得句云。雪花點點褪枝頭。舞去飛來滿眼收。莫漫笑他狂已甚。春風扶上最高樓。

癸未四月十四日。往東陵。避御路。由棗林莊得句。麥疇分黛色。沙壠作波紋。豌豆花如豆。紅色洋芹菜似芹。一路綠楊夾道。焦枯如雷擊者甚夥。或火光灼然。有幹黑如炭。中空如筍。而枝葉蔚然可觀也。聞楊木能出火自焚。洵不誣耳。

蘇州城內有獨樂寺。寺中觀音閣三層甚高。裝立像觀音法身。約四五丈。自地至上層。空其中。環之以閣。頂上一層。惟露佛頭。

馬蘭峪山上有蚊樹。又其土可鍊金。

歸途對薊州塔行。遠望麥稜如城雉。亦詩中新景也。

丁亥七月廿五。在揚州教場。見赤鸚鵡一對。光艷奪目。生平所未觀。或云賈人牟利偽爲之。

平山堂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燕。與衆賓歡。伊秉綬墨卿隸書。

揚州謝傅祠有聯。山林鐘鼎。黃老伊周。頗切。

戊子七月廿三夜。見熒惑入南斗匡。躔斗一度初分。在近柄一星下。廿八日躔斗三度初分。匡中東北一星下。八月初一。在東南一星東北一星之間。微近東北一星。其形直。仍爲斗三度。初二。出斗匡。適處

國學叢編

蘇端撰筆記

七

北平中國大學

東南一星東北一星之中。而出其外。宛如大火心星形。時加亥。爲斗三度末分四度初分之交。

己丑六月廿九。在揚州文匯閣。閱史忠正公殉節時家書墨蹟。並瞻仰遺像。有高宗題額。褒慰忠魂。又御製七律一章。後附忠正公覆睿親王書。係于敏中錄繕其家書云。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于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照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廿一日。法寄。按內北兵二字。係挖補。此册係彭元瑞進呈。想元本非虜卽賊字。中間只有一字空也。

是日又閱圖書集成全部。係分六編。一歷象彙編。二方輿彙編。三明倫四博物。五理學。六經濟彙編。內分三十二典。惟明倫經濟各八典。餘俱每編四典。共計六千一百有九部。合萬卷。康熙末年肇工。至雍正三年告成。每部有紀事彙考。選句外編各門。是類書中一大淵海也。文匯閣貯二十二箱。每箱三十五匣。

考史閣部無子。以副將史得威爲子。夫人李氏。以太夫人在不死。後勢豪求爲室。夫人割耳鼻明志。

蟬形如三四寸長竹管。頭尾在外少許。甲紋似玳瑁。此介屬之異形者。不扁而圓。不周而長。不藏而露。背腹居中。一紋可剖處皆軟。不若蚌蛤龜蟹之無軟縫也。又如燭。燭尖爲頭。燭跋爲尾。又如食物中之國學叢編  
席嘯閣筆記  
八  
北平中國大學  
雞蛋卷。

庚寅四月十六。康山觀舞鶴。鶴繞僮而走。若取媚狀。貌無停趣。態有遺妍。購鱔一頭飼之。啄其首碎。魚畧大。竟不能下咽也。

凡戶口編都音字樣。愚按此假借音齋之音。爲邊鄙之鄙。五百家爲鄙也。今戶口冊。大書圖字。大謬。

東爲會意字。西爲象形字。南爲形聲字。北爲指事字。而西又兼轉注假借。

馬與蠶同氣。故蠶首似馬。新襪衣時所選衣絕似魚。可謂之魚衣。蠶連首共有九節。每節有一點黑。卸衣時。首節一點不動。自第二點起。用力一伸。則黑點隨伸迤邐而長。挨次脫畢。其衣上兩旁。則兩條長。

黑也。起仰之蠶。九節仍是九點。

蠶經云。蠶亦有胎生者。與母同老。今日驗實非胎生。蓋蠶繭上間有白點如蟻子。或三或二。其卵也。小蠶亦自卵中出者。嘗取其卵破之有水。

蠶第三節。背上有兩小圈。

蠶上山時。其重約在壹錢之內。小者六七分。

三國時。薛綜析吳字。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吳不从天也。北齊徐之才嘲王姓。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配尾角而成羊。誑狂羊皆不從王也。又嘲盧姓。安亡爲虐。在邱爲虛。生男爲虜。配馬爲驢。虐不從亡。虜不從男也。孔北海四言一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然

國學叢編

臨囑閣筆記

九

北平中國大學

魯不從日。呂不從口。截不從乙也。參同契後序四言。隱會稽魏伯陽五字。然伯不從百也。越絕書卷末隱袁康二字。然袁不從去也。又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隱吳平二字。然吳不从天也。漢時童謠。千里艸。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隱董卓二字。然重不從千里。卓不從十卜也。晉時王恭欲作亂。童謠。黃頭小人欲作亂。然恭非黃頭也。秦符堅爲姚萇所滅。童謠。魚羊田斗當滅秦。隱鮮卑二字。然卑非田斗也。世說載魏武帝于酪杯蓋。題合字示衆。謂人一口。然合不從人也。東魏孝文帝作字謎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謂習字。然習不從日也。梁武帝因沙門訟田。署曰貞。隱與上人三字。然貞足不從人也。唐元和時。裴度伐吳元濟。得石碑于井。曰。鷄未